

AIGC 视域下大学生审美感知危机与创造力重塑

付帅*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天津,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当前 AIGC 技术的介入推动艺术创作从“脑-手”具身性转向“脑-机”离身性新范式, 引发了高校大学生审美感知的危机。本文追溯本雅明“灵光”理论, 指出 AIGC 通过算法消解作品原真性, 造成“灵光”的深层解体。AIGC 技术的“算法黑箱”催生的认知卸载, 切断“构思”与“生成”的具身性联结, 最终形成“生成式惰性”, 导致大学生审美呈现“过程性消解”、“情感性空心化”与“批判性缴械”三重异化表征。笔者为重塑大学生审美感知力和创造力提出四条美育重构途径, 即破除算法的迷魅感以重构认知主体性; 以“具身感知—符号转译”建构“双赢性”的双向赋能循环; 由“操作员”向“策展人”跃升; 确立基于伦理共情的价值罗盘。

【关键词】人工智能图像生成技术; 高校美育; 伦理风险; 人机协同; 审美主体性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重大项目预先研究课题 (编号: ZJZD25-11)

1. 引言: AIGC 技术下美学“灵光”的新危机与高等美育挑战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技术(AIGC)对于艺术创作的生产过程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 同时也对高等院校的美育实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之前传统的艺术创作是基于“脑-手”的“具身性”创作, 是通过肉身与材料的碰撞与反馈, 把内心观念呈现, 而 AIGC 技术的出现使得艺术创作转向了“脑-机”交互式的“离身性”新范式[1]。当技术大放异彩之时, 究竟是技术解放了人, 还是人让这项新技术把自己的创造力进行了“外包”或“卸载”?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追溯到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提出的“灵光”这个概念。本雅明认为以照相摄影和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技术, 通过批量生产复制品, 动摇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 导致艺术“灵光”衰退, 使艺术从膜拜价值向展示价值转变[2]。然而, AIGC 技术与机械复制技术有本质不同。机械复制是对“原作”的复制, 而 AIGC 技术是对“原作”概念本身的解构。它是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算法运算来训练, 从而生成一件之前从未有过的作品, 这个作品一旦生成就是数字形式, 可以无限复制。因此它是对于作品“原真性”的更深层次的挑战, 进而可能使“灵光”消逝成为根本层面的价值的解体。

目前, 高校美育也正处在这样技术的风

暴当中, 当代大学生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 享受着 AIGC 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他们审美感知能力的钝化与主体性的缺失的风险, AIGC 技术引发的艺术创作和审美的方式的改变已触及创作与审美的本质, 这无疑给高校美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

基于以上理论和现象, 本文提出核心研究问题: AIGC 技术导致的“离身性”的特征是否会对高校大学生的审美感知深度、情感真实度以及创作主体性产生系统性破坏?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挖掘 AIGC 技术“算法黑箱”的生成逻辑, 将大学生对其技术依赖定义为“生成式惰性”, 揭示 AIGC 技术对创作主体性的解构; 二是分析 AIGC 技术对大学生审美体验造成的“灵光”消亡; 三是思考大学美育的重构之道, 从认知、实践、思维、价值等四个方面建构起综合性的美育重构框架。

2. 危机的核心机制: “认知卸载”到“生成式惰性”

AIGC 技术对当代大学生审美感知与创造力的侵蚀已悄然显现, 这是一场由技术重构“人-工具-作品”本体论关系所引发的新型危机。其内在逻辑链条清晰可循: AIGC 技术的“算法黑箱”特性极易催生人的“认知卸载”, 随着技术使用逐渐固化为习惯, 艺术创作中原本紧密交织的“生成”与“构思”环节被强行剥离, 进而造成创作主体具身性的丧失。而要真正触及这场危机的核心要害,

就必须完整拆解这一传导进程-从对“算法黑箱”的技术依赖，到创作具身性的消解，再到最终主体创造性被侵蚀的全过程。

2.1 “算法黑箱”带来的“认识卸载”

AIGC 模型，尤其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大模型，其运作机制具有“算法黑箱”的问题。不同于传统数字工具遵循明确的逻辑指令，用户输入提示词，模型输出结果，但其解构指令、调取特征及生成决策的逻辑对用户而言是完全不透明的。

这种“输入-输出”间的认识论断裂，也让人们渐渐产生了技术依赖。以前传统工具是肢体的延伸，具有着清晰的掌控感；而 AIGC 则更像无法窥见的“许愿机”。用户投入愿望，机器通过不可知的运算实现愿望。对于学生而言，面对这一高效且深奥的“黑箱”，对 AIGC 技术的依赖从行为习惯逐渐内化为认知模式。正如学者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所言，当认知过程分布于人与智能机器之间时，人类往往倾向于将复杂的计算与决策过程“外包”给机器[3]长期不当使用生成式 AI 会形成病理性的技术依赖，就会发生严重的“认知卸载”。学生不仅交出了画笔，更交出了对创作逻辑的解释权。

2.2 “生成”与“构思”的剥离与具身性的丧失

艺术创作一直以来都是“手-眼-脑”协同的具身化实践，“构思”与“生成”是密不可分、相互反馈的环节。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与材料之间进行着肉身的对抗与反馈。正是这种与物质的互动，赋予了作品生命的痕迹。

然而，AIGC 技术从根本上切断了这条反馈回路。它将“生成”环节彻底自动化、瞬间化，使得创作者能够轻易绕过技能与材料的限制，直接从抽象的“构思”跳跃到完成的“结果”。学生不再需要在画布前反复调色，也不必费力调整模型的顶点，只需输入符号便能获得视觉上“完美”的图像。

这种反馈机制的剥离，实则是对艺术教育中最为核心的“具身性”的一种无声消解。依照现象学的逻辑，身体感知本应是人类一切认知的原点与基石，然而，当那种传统的、带有体温的“手”之劳作被冰冷的算法程序所更替，原本灵动的“脑”之想象也便难免随之走向枯竭。在目前的美与教学中，一种明显的惰性倾向正在学生群体中蔓延：他们

往往更愿意躲在 AI 生成的现成方案背后，而非投身于主动的自我探索。这种现状正直接导致核心“构思”能力的整体性退化-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高质量的艺术洞见，往往是在那些艰苦、琐碎且不可替代的生成实践中慢慢磨砺出来的。当艺术的“生成”变得廉价而唾手可得，“构思”便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实践土壤，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空洞与乏力。

2.3 “生成式惰性”的形成与思维平庸化

在“算法黑箱”与“构思-生成”剥离的共同作用下，一种新的认知惯性-“生成式惰性”（Generative Inertia）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在面对创作挑战时，放弃主动思考与深度探索，转而依赖算法进行无限次“刷新”以期“碰运气”的思维定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双系统思维”理论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系统 1 是快速、直觉、自动且毫不费力的思维模式，而系统 2 则是缓慢、审慎、需要耗费心力的分析性思维。AIGC 诱导创作者从依赖深度分析与审慎思考的“系统 2”模式（传统创作），滑向直觉、低能耗的“系统 1”模式（一键生成）。这种行为符合“最小努力原则”，即创作者倾向于以简单的指令替代复杂的认知劳动，从而选择认知负荷最低的路径[4]。

“生成式惰性”在大学生中表现为三个维度的退化：首先，主体角色的退化：从“创作者”降格为“挑选者”。学生不再是从无到有建立秩序的作者，而变成了在算法生成的无数选项中进行挑选的消费者。创造本质中那种强行赋予形式的意志力被购物式的挑选行为取代。其次，迭代逻辑的异化：用“随机刷新”代替“深度迭代”。传统的迭代是基于反思的有向优化，而 AIGC 驱动下的“刷新”更像是一种赌博。学生不再分析画面问题，而是寄希望于下一次随机生成的种子数带来奇迹，切断了逻辑连贯性，阻碍了经验的积累。最后，学习能力的空心化：对困难的系统性规避。“生成式惰性”使学生得以绕过解剖结构、透视关系等“硬骨头”。虽然获得了完美的结果，却永久失去了克服困难、内化技能的机会。这种表面的繁荣掩盖了内在能力的极度萎缩。

总的来说，AIGC 引发的危机始于“算法黑箱”造成的认知遮蔽，通过剥离“构思”

与“生成”的具身联系，最终体现为“生成式惰性”的思维瘫痪。这种惰性并非个体的道德缺陷，而是技术逻辑对人类认知弱点的系统性捕获。正是这一机制，将深度创造异化为追求即时满足的表面操作，为审美体验的全面异化埋下了伏笔。

3. 审美异化的三重表征：灵光消逝的心智投射

在 AIGC 技术导致“生成式惰性”让艺术的“灵光”消逝，已经不再是本雅明理论的宏观推演，而是当代大学生审美体验中三重真实的异化表现：过程性的消解、情感性的空心化和批判性的缴械，这些异化的表现，体现了当下大学生审美感知的危机，成为了技术理性侵蚀人类感性的证据。

3.1 过程性的消解：审美沉思的缺席与效率霸权

传统艺术美学的核心张力，是蕴藏在创作与欣赏的“时间深度”之中。创作者在构思酝酿与技法打磨里反复推敲，观众在作品前驻足凝视、感悟，这种“延迟满足”的过程正是康德眼中的“审美沉思”必不可少的时间场所。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所说，“延迟满足”是心智走向成熟的关键。而在艺术实践中，创作者与物质材料的反复“博弈”，让一件件作品有了真实的质感，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心流的状态。

然而，AIGC 技术则确立了一种绝对的“效率霸权”，以“即时生成”完全地颠覆了基于过程的审美范式[5]，“所想即所得”成为了创作的准则，这样的创作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创作快餐”，使学生不再经过思考、打磨的过程，直接得到了最终的效果，创作被变成了输入指令的快感。

这对创作过程的消解使我们的审美变得浅薄和碎片化。当结果变得容易获取时，对于过程中的“沉思”便会认为是无聊的冗余的。于是，大学生渐渐沉溺于视觉奇观带来的瞬时刺激，逐渐丧失了了在创作创作中沉淀思想、体悟生命的能力。或许他们会惊叹于 AI 创作出的构图之奇特或色彩之绚丽，却很难深入探究画面形式语言背后的逻辑脉络，也无法领悟“十年磨一剑”的匠心情怀。因此审美便沦落成了跟风观看下的被动型观赏、消费感娱乐。

3.2 情感性的空心化：拟态情感的泛滥与主体的缺席

艺术之所以能让人心动，是因为它在本

质上是一个承载生命温度的“容器”。本雅明所珍视的“灵光”，就是个体在特定时空中那份不可复制的生命印记-就好比梵高在痛苦巅峰时画下的笔触颤动，是具身性的、带有体温的。

反观 AIGC 生成的景观，从本体论层面便注定了一场“主体的缺席”。算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统计与特征重组，精准地模拟出“悲伤”、“孤独”或“崇高”的视觉符号。然而，这些图像背后并没有一个会呼吸、会流泪的生物主体。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极尽巧思的“高级拟态”。

这种对“情感仿真”的长期沉溺，正悄然消解着当代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厚度，使其不可避免地滑向某种程度上的“空心化”。在此，原本极具私人色彩的情感抒发，已然异化为一场标准化的、极具效率的“情感订购”：学生们不再需要费力调动自身的生命经验去反复咀嚼孤独、反思痛苦，而只需在对话框内敲下几个关键词，算法自会精准地奉上一幅幅最符合大众审美范式的“孤独图景”。而在审美的接受端，这种由此触发的“共鸣”往往是漂浮且无根的。它非但不能导向一种深刻的、具有社会性的真实共情，反而像是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个体幽禁在由算法逻辑编织的情感“茧房”里[6]。这种机制带来的深远危机在于，当学生习惯了这种被过滤后的、平滑的情感反馈，他们在面对现实世界中那些粗糙、复杂且鲜活的情感褶皱时，便会表现得愈发迟钝，甚至陷入一种整体性的应对无力。

3.3 批判性的缴械：算法权威下的判断悬置

审美活动绝非某种盲目的感官投射，它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包含理性审视与价值裁断的深度参与。在理想的高等教育图景中，学生理应具备一种独立的人格格调-能够随时调用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去拆解、去批判那些纷至沓来的视觉信息。

然而，AIGC 技术的介入正在通过建构某种隐秘的“算法权威”，诱导着这种能力的集体缴械。它所呈现的，往往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超真实”：那些近乎无可挑剔的光影、超越人类感官极限的细节堆叠，共同构筑起一种基于庞大算力的技术奇观。对于尚未建立起深厚审美定力的学生而言，这种奇观极易演变成一种不容置疑的准则。在心理学“自动化偏见”的影响下[7]，学生们开始习惯性地默认算法的筛选优于个体的直觉，

从而在不经意间“悬置”了原本鲜活的审美批判。

面对一幅冲击力极强的生成图景，受众往往止步于视觉层面的瞬时震慑，而放弃了对其结构合理性、逻辑真实性、乃至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深层追问。这种对技术奇观的盲目“默认”，不仅令审美风格趋向一种平庸的同质化，更预示着创造主体性的全面退缩。归根结底，这场由 AIGC 技术引发的风暴，远非简单的“工具迭代”，它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审美异化。从过程的消隐到批判力的丧失，这种大规模的审美心智“卸载”，正将我们推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面对这部分被技术高度“托管”的核心能力，美育工作已然到了必须进行范式革命的关口-我们必须重新夺回那份属于人的、不可替代的创造主权。

4.美育的重构：从“算法祛魅”到“人机共生”的创造力再造

面对 AIGC 技术步步紧逼的审美平庸化风险，以及“生成式惰性”对学生感性的消解，高等艺术教育不应、也无法退缩到一个前技术时代的田园牧歌中去。抵制技术往往意味着对现实的回避，而真正的出路在于-在深刻的“算法祛魅”基础上，与这些算力奇观达成一种充满主体意识的共生。我们亟需将美育的重心，从单纯的“技法传授”转向对人机共生生态下认知、实践、思维与价值维度的全方位重塑。这本质上是一场旨在实现“认知重平衡”的革命，其核心命题在于：在算法接管了大部分生产性劳作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安置那些 AI 永远无法抵达的人类独特价值？

4.1 认知基座：“算法祛魅”与主体性奠基

当前的艺术教育讨论，似乎正被一种对“提示词工程”（Prompt Engineering）的狂热所笼罩。然而，如果仅仅满足于教授如何更熟练地向机器下达指令，这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将艺术教育降格为一种新型的“说明书阅读课”。在 AIGC 时代，美育的首要使命绝非技术的顺从，而是一场彻底的“算法祛魅”。

这场“祛魅”首先要求我们带学生穿透那个所谓的“全能神谕”，直视算法的统计学本质。学生必须在心智深处清晰地意识到：AI 的“创造”并无神性可言，它不过是海量数据在向量空间里的概率游戏。它没有体温，没有痛苦，其产出的奇观仅仅是数据碎片的

精巧重组。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揭示那面看似中立的“算法之镜”背后的权力偏见。每一条生成的指令，实际上都承载着训练数据中固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滤镜。只有当学生能够识别出这些隐秘的偏见，并意识到 AI 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创贫困”时，那种面对技术奇观的“批判性缴械”才可能终止。唯有如此，AI 才能从一个主宰者，回归为一种可被审视、可被驯服的媒介。

4.2 实践路径：“具身感知—符号转译”的双向赋能

在打破了对算法的盲目崇拜后，我们必须面对技术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创作中“脑-手”关系的断裂。AIGC 技术的离身性特质，让创作沦为一种轻飘飘的指令交互，而美育的重构，则需在数字虚空与物理现实之间，强行拉回一条名为“具身感知”的缆绳。

这种双向赋能的逻辑在于：一方面，美育必须重申身体经验的不可替代性。梅洛-庞蒂指出，身体是感知世界的原点[8]。学生在素描时的笔触顿挫、在控制陶土时感受到的物质抵抗，这些深植于神经末梢的“感性经验库”，是算法永远无法抓取的原始素材。当一个学生亲手触摸过真实的粗糙与细腻，他笔下的“提示词”才不再是空洞的词汇堆砌，而成为了具身记忆的“符号化编码”。

另一方面，AI 的输出不应被视作创作的终点，而应成为触发新一轮具身实践的“视觉假设”。它更像是一份充满可能性的草图，诱导学生带着这些假设回到物理世界中去验证、去推敲、去进行肉身的对抗。在这个循环中，AI 不再是创作者的替代品，而成了放大人类感知深度、深化具身实践的“赋能工具”[9]。

4.3 思维升维：从“操作员”到“意义策展人”的跃迁

当生成一件作品的时间成本几乎被压缩为零时，创造力的重心已然发生了一场惊人的位移：传统的“制作能力”正迅速让位于更具挑战性的“判断”与“建构”能力。美育的当务之急，是引导学生实现身份的跃迁-从一个被动的、执行任务的“操作员”，升维为赋予数字混沌以灵魂的“意义策展人”。

这种思维维度的“升维”，实则指向了一种近乎苛刻的审美判别力。面对算法源源不断抛出的那些“平庸的完美”，学生的核心价值不再于顺从这种逻辑，而在于一种敏锐的识别-即在那片由算力编织的、缺乏温热

的图像红海中，精准地捕捉住那份真正触动感官、且具备观念厚度的表达支点。进言之，这种能力已然跨越了单纯的技术边界，转向了一种深层的话语建构。正如一位卓越的策展人，其使命绝非作品的简单堆陈，而是通过批判性的缝合与编排，将那些零散、扁平的信息碎片，重塑为具备结构性深度与情感共振的叙事整体。在 AIGC 技术引发的媒介变革中，“创造”的内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位移：它不再仅仅胶着于“画出一张画”的技术实现，而是表征为一种对核心观念的重新夺回，以及如何在技术生成的海量素材中，构筑起足以抵抗虚无的叙事逻辑与文化锚点。

4.4 价值导向：以“伦理共情”为罗盘的创作实践

归根结底，任何关于技术的宏大叙事，最终都必须锚定在“人的温度”之上。技术本身或许无关于善恶，但隐匿在技术背后的使用者，却必须拥有一枚明确的价值罗盘。在算法那冰冷、高效且缺乏褶皱的逻辑面前，美育应当做的，是为学生注入一种更具生命张力的核心驱动-即“伦理共情”。

这种导向迫使我们必须从对“技术奇观”的浅层迷恋中抽身，转而去审视创作背后那些微小却真实的伦理边界与人文关怀。所谓的“共情驱动”，其本质是引导学生不再为了纯粹的“视觉新奇”而创作，而是为了某种真实的“生存处境”而创作[10]。无论是试图通过 AIGC 实现文化遗产的数字唤醒，还是为弱势群体构建某种审美补偿工具，美育都应鼓励学生将那种对表达主题的深切同情，作为一切创作逻辑的起点。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也无法回避技术在隐私、版权及真实性层面留下的阴影。美育应当在这些灰暗地带展开批判性的反思，以此培养出那种能够平衡算力与人文、能够用深刻的价值导向去驾驭生成能力的创造者。

说到底，高等院校的美育重构，实则是一场关于“心智所有权”的保卫战。在认知、实践、思维与价值的四维协同下，我们不仅是在传授一种工具的路径，更是在这个“灵光”看似消逝的时代，试图通过教育的火种，去点燃年轻一代内心深处那种独一无二、无法被任何算法模拟的、真正属于人的创造之光。

5. 结语：在无“灵光”的时代，重燃人之创造的“灵光”

无可回避，以 AIGC 为代表的生成式技

术正如同飓风一般，加速着瓦尔特·本雅明笔下艺术“灵光”的崩解与消逝。这种根植于算法底层的“离身性”机制，不仅在物理层面切断了创作者与材料的肉身搏斗，更在精神层面诱导出一种集体性的“生成式惰性”。当审美体验被异化为廉价的瞬时快感，数字时代的美育工作已然步入了一片从未有过锚点的深水区。面对这场迫在眉睫的主体性危机，任何简单的技术抵制或是程式化的操作培训，都显得过于苍白且无力。

美育在这个时代的真正使命，应当是一场关乎心智主权的“认知重平衡”运动。这绝非一句轻飘飘的学术口号，而是要求我们将教育的重心从那些算法足以胜任的、平庸的技能复刻中抽离出来，转而投向那些被技术极力规避、却又恰恰构成人性基石的领域-那些关于感知的深度、沉思的静谧、批判的锋芒，以及伦理的温度。

本文所尝试构建的路径-从“算法祛魅”的理智清醒，到“具身感知-符号转译”的实践回溯；从跃迁为“意义策展人”的思维升维，到以“伦理共情”为罗盘的价值导向-其最终指向只有一个：在那层冷冰冰的、由数据编织的逻辑之网中，重新确立个体作为创造主体的尊严。我们不再希望学生仅仅是算法指令的投喂者，而希望他们能成为在技术丛林中依然保有生命痛感与独立思考的“造物主”。

展望未来，当技术手段已经让“所想即所得”成为一种触手可及的平庸现实时，高等美育的终极守望便显得愈发珍贵：那就是确保我们的学生，依然拥有那份值得被“所得”的深刻的“所想”。这种包裹着独特生命褶皱、凝结着真实人文关怀的“所想”，才是艺术那永恒的、无法被任何算力模拟的“灵光”所在。唯有坚守住这一精神的孤岛，我们才能在那个看似“灵光”消逝的算法时代，重新点燃那簇属于人类创造的、不灭的火种。

参考文献

- [1]李开复,陈龙.AI·未来[M].北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120-125.
- [2]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5-28.
- [3]Hayles N K. 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M].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11-15.
- [4]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M].胡晓姣,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5-30.
- [5]赵星.杜威完整经验观下学生审美经验生成的教学路径探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1):124-128.
- [6]田丽.人工智能对情绪传播模式的重构与革新[J].青年记者,2025(06):63-70.
- [7]Parasuraman R, Manzey D H. Complacency and Bias in Human Interaction with Automation: An Attentional Integration[J]. Human Factors, 2010, 52(3): 381-410.
- [8]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8-72.
- [9]彭琪琪.被理解的错觉:情感识别 AI 中的拟人化回应与传播误读机制研究[J].新闻传播科学,2025,13(12):2045-2052
- [10]刘晶鑫.AIGC 赋能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化教学改革实践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4(8):143-145.